

嘛呢石， 静静地敲

万玛才旦 著

关于西藏

最美、最真实的小说

真切地体会那片神奇土地上的
欢乐与哀愁



014033927

万玛才旦 著

静
静地敲
嘛呢石

I247.7
1588



北航

C1722238

I247.7
1588

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

014033857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嘛呢石, 静静地敲 / 万玛才旦著. —北京: 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, 2014.2
ISBN 978-7-5122-0511-6

I. ①嘛… II. ①万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12060号

书 名: 嘛呢石, 静静地敲
作 者: 万玛才旦
责 编: 张 宇
出 版: 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
地 址: 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北街14号(100013)
发 行: 010-64211754 84250639
网 址: <http://www.chinamzsy.com>
印 刷: 北京博艺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开 本: 32 880mm × 1230mm
印 张: 7
字 数: 100千字
版 次: 2014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
ISBN 978-7-5122-0511-6
定 价: 32.8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目录

嘛呢石，静静地敲	001
陌生人	031
乌金的牙齿	051
第九个男人	069
一块红布	095
午 后	133
塔 洛	147
八只羊	173
死亡的颜色	191
脑海中的两个人	205

嘛呢石，静静地敲

第二天，活佛从附近寺院请来七个喇嘛，大张旗鼓地念了七天七夜的经。

之后，刻石老人再也没有到过洛桑的梦里。

有时候在月亮很大很圆很亮的夜晚，洛桑喝醉酒一个人回家时，偶尔还能听到远处有人敲嘛呢石的声音，静静的像一首无字的歌谣。

洛桑是个名副其实的酒鬼，一个月里几乎有二十天他都醉着。

他阿妈去世的时候，他也在醉着。他阿妈是在一个月前的某个午后突然去世的，没有任何预兆，午饭时还吃了一大碗酥油糌粑。

当时，洛桑的老婆桑姆劝她不要吃得太多，说老人吃多了不容易消化。老阿妈却很生气，说：“我都这把年纪了，谁知道还能活多久，能吃就多吃点！”

吃完那一大碗酥油糌粑后，她还喝了一大碗茶。之后，她觉得很困，就侧身躺在卡垫上，呼呼地睡着了，再也没有醒来。

洛桑的阿妈死后，老人们开玩笑地说：“至少这个老太婆没有饿着肚子离开人世，还算有福。”

据洛桑的老婆后来回忆说，阿妈在睡着前还提到了洛桑，突然说了一句：“洛桑这家伙是不是又在外边喝醉酒了？整天连影子也见不到，太像他酒鬼阿爸了！”

洛桑听了这话就觉得很悲伤，觉得自己真是一个不孝子。但更让洛桑觉得悲伤的是，阿妈去世时自己竟然醉着，这也太不像话了。这让他村里再次成为笑柄。

办理完阿妈的后事，他几乎就让自己天天都醉着。他说这是让自己不感到悲伤的唯一办法。老人们竖起大拇指对他说：“你这家伙现在的样子简直都超过你那名副其实的酒鬼父亲了。”

洛桑不理他们，任他们怎么说。

洛桑的父亲也是个嗜酒如命的家伙，后来死在了酒上。

关于父亲的死，洛桑记得很清楚。一个冬日的早晨，几个小伙子把已经冻僵的父亲的尸体抬到大门口时，他的四肢在地上向四处伸展着。小伙子们想把洛桑父亲的尸体抬进院子里，但那时他们家的门太小，怎么抬也抬不进去，没有办法，就只好放在门口，往院子里喊了一声，走掉了。母亲出来看着门口僵硬的尸体没有流泪，只是冷冷地说：“我早就知道这一天会到来，只是迟早的事。”

被冻僵的洛桑的父亲脸上似乎还挂着一丝笑，似乎在看着天上笑。

洛桑的母亲瞪了一眼丈夫那张发青发紫笑着似的脸，转身就进了院子。

当时，洛桑还睡着。母亲怒气冲冲地把他从被窝里拖出来时，他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母亲把他拉到门口，指着他父亲冰冷的尸体冷冷地说这就是乱喝酒的下场。洛桑看着父亲发青发紫微笑似的脸，心里还有点好笑。他从来都没有见过那种笑。那个笑容永远地留在了他的脑海里。后来，每当想起父亲时，他的脑海里就浮现出父亲那怪异的笑容。

当母亲说你父亲喝酒喝死了时，他才害怕起来，渐渐地害怕得发抖，不敢说话，想哭又哭不出来，心里暗暗发誓自己将来绝不沾酒这

东西。

可是刚过十八岁，洛桑就迷上了喝酒，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酒鬼了。他母亲只好叹着气说自己真是命不好，可能是上辈子造了什么孽。

这一天的白天，洛桑又像往常一样去找他的酒友丹增喝酒了，一直喝到了晚上。

晚上有月亮，低低地挂在天上，很大很圆很亮。洛桑和他的酒友丹增走在月光里，醉醺醺的，鼻子里哼着小调。有一次，他俩还停下来，对着月亮撒尿，嘴里胡乱骂着什么。后来，他俩就各自走回自己的家了。

洛桑一进屋就甩掉脚上的靴子，吐着酒气往老婆的被窝里钻。

他老婆被他吵醒，从被窝里狠狠地踢了他一脚，骂道：“你这个酒鬼！”

他抱住老婆的腿，继续往被窝里钻，还笑嘻嘻地说：“我就是个酒鬼，我喜欢这个名字！”

早上天刚亮，洛桑就醒来了。醒来后，他突然莫名其妙地说：“昨晚的月亮特别特别大，特别特别圆，也特别特别亮。”

洛桑老婆说：“那又怎么了？十五的月亮就是那样！”

洛桑顿了顿又说：“我在月光里听到有人敲嘛呢石的声音了。”

他老婆桑姆已经给他端上了一碗醒酒的羊肉汤，说：“你是不是还没清醒过来啊？喝了这碗羊肉汤再说话。”

洛桑喝了一口羊肉汤，说：“我清醒得很！那敲嘛呢石的声音静静的，却又真真切切！”

他老婆问：“你是在哪里听到的？”

他说：“路上，回来的路上，那声音就是从嘛呢堆的方向传来的。”

桑姆仔细看了看他，又狠狠瞪了他一眼，说：“不可能，刻石老人已经死了好几天了，再也没人会刻嘛呢石了。”

洛桑说：“我知道他死了，可是我确实听到了，和之前他活着时听到的声音一模一样。”

桑姆说：“不可能！”

洛桑说：“什么不可能？我亲耳听到的，有什么不可能！”

桑姆笑了，说：“你回来时醉得就像条狗一样。”

洛桑说：“我知道，你还骂了我一句酒鬼。”

桑姆说：“我以为你糊涂了呢！”

洛桑又喝了一口羊肉汤，想了想，说：“我虽然醉得像条狗一样，可我什么都记得。”

桑姆说：“不可能。”

洛桑说：“我也觉得奇怪，平常喝了酒什么都不记得，可是昨晚上的事我都记得清清楚楚。”

桑姆的脸上浮上一丝坏笑，说：“你还记得什么？”

洛桑看出了老婆脸上坏笑的意思，他的脸上也浮上同样的坏笑，一口喝干碗里的羊肉汤说：“你就别问了，我都记得，什么都记得。”

桑姆说：“你发誓！”

洛桑说：“我是从来不随便发誓的，但是我真的什么都记得。”

桑姆也就笑，不说什么。

洛桑也笑，不说什么。

桑姆重新盛上一碗羊肉汤，依然坏笑着说：“把这个也喝了，你该好好补补了。”

洛桑没说什么，又“咕咕咕”地把羊肉汤给喝了，就像他平常大口喝酒一样。

上午，太阳被那几块乌云紧紧地裹着，老也出不来。

一阵大风从东面呼呼地吹来，乌云不见了，太阳也升起来了，之后村里人也集中到村中央的那个广场上了。

村里人每天都喜欢谈论各种各样新鲜的话题，先是谈论了昨晚的月亮，都感叹了一阵昨晚月亮的大，昨晚月亮的圆，昨晚月亮的亮。

然后洛桑就说了自己在昨晚的月光中听到有人敲嘛呢石的声音的事。

他的话一下子引起了人们的兴趣。

人们纷纷议论起来，最后，几乎所有的人都不相信洛桑说的是真的。

一个人还怒气冲冲地说：“一个酒鬼的话有什么可信的！”

洛桑显得很无奈，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最后就发起誓来。

他发完誓，人们也不相信他的话。

他发现昨晚和自己一起回家的酒友丹增也在人群中，也在笑着，就竖起眉毛瞪他。

这一瞪他才发现酒友丹增的脸发青发紫，还似笑非笑着，一下子想起自己父亲死后的那个笑容，心里有点紧张，不知所措地问：“你的脸怎么了？”

酒友丹增说：“我也不知道。早晨我老婆说我的右脸发青发紫，我照镜子看时果然发青发紫得厉害。”

洛桑说：“真是一件古怪的事情，还好你还活着。”

酒友丹增看着洛桑的脸说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洛桑这才反应过来，说：“噢，没什么。”

酒友丹增瞪了他一眼，说：“我怀疑是你昨天晚上打的我。”

洛桑认真地说：“不可能，昨晚上的事我都记得。”

酒友丹增说：“是吗？”

洛桑笑了笑，但还是很认真地说：“是。”

酒友丹增说：“我不相信，平常我喝醉酒，一说错什么话，你就喜欢打我的右脸。”

洛桑说：“但昨天晚上我确实没有打你的右脸，这我记得清清楚楚。”

酒友丹增笑了，说：“那你发誓你昨天晚上没有打我。”

洛桑又一次双手合十，闭上眼睛，说：“我发誓！”

酒友丹增摸了摸自己发青发紫的脸，说：“那我相信了，可能是我自己栽了一跟头，撞到路边的石头上了。”

洛桑不理他，看着旁边那些用诡异的眼神看着自己的村里人说：“可这些人不相信我！”

酒友丹增马上站到了洛桑一边，对着村里人说：“洛桑平时是从不发誓的，只要发誓了，就不会是假的，你们还是相信他的话吧。”

人们还是晃着膀子摇着头。

酒友丹增也恍惚了，瞪着眼对洛桑说：“昨天晚上我俩可是一起

回的家，我什么都没听到，你怎么就听到了呢？”

洛桑说：“月亮，很大很圆很亮的月亮，你还记得吧？”

酒友丹增说：“记得记得，我记得我这辈子从没见过昨晚上那么大那么圆那么亮的月亮。”

洛桑说：“你还记得你对着月亮说了什么吗？”

酒友丹增有点羞涩地说：“不记得。”

洛桑说：“你说，‘月亮月亮，你的脸就像我老婆的脸，真漂亮！’”

几个人看着洛桑的酒友丹增“嘻嘻”地笑。

酒友丹增赶紧不好意思地说：“好了好了，你就别说了。”

洛桑就瞪着眼睛看他。

酒友丹增再次很认真地说：“但是我确实没有听到什么敲嘛呢石的声音。”

洛桑很认真地说：“你没见我刚刚发誓了吗？虽然我是个酒鬼，但我从来不拿佛开玩笑！我是向佛发誓的。”

酒友丹增想了想，点点头，然后很郑重其事地说：“确实是。”

洛桑这才把目光从酒友丹增脸上转过去，看其他人的脸。

其他人看他的眼神有点莫名其妙，让洛桑有点捉摸不透。

这时，一个留着山羊胡子的老家伙说：“洛桑虽然是个酒鬼，但真没见他为什么事随便发过誓啊。”

他的眼睛看着前面什么地方，不看那些村里人，说话时的表情有点严肃，和他的长相形成一种反差，显得很滑稽。

洛桑看着山羊胡子的样子笑了。

山羊胡子这时才把目光转向洛桑的脸，说：“你这个酒鬼！你笑什么笑？我这是为你说好话呢！”

其他人也纷纷看洛桑，脸上也是严肃的表情。

洛桑也就严肃地点点头，脸上露出了笑。

其他人也严肃地点点头，之后又马上笑出声来。

洛桑收起脸上的笑，说：“你们到底相不相信我说的话？”

所有的人都看着他的脸暧昧地笑。山羊胡子也暧昧地笑着，脸上的表情很诡异。

洛桑生气了，脸一下子变得红红的，红到脖子根，说：“你们真是些没意思的人，我发了誓还不相信我说的话！”

人们还在笑，发出了笑声。

洛桑有点急了，说：“我听到那敲嘛呢石的声音就是从山上的嘛呢堆那里传来的，我跟我老婆也说了这事，她最后也相信了。”

有人笑起来：“哼哼，刻石老人的尸体早就被烧成灰，撒到嘛呢堆周围了呢。”

洛桑说：“这个我也知道。”

山羊胡子说：“那你还胡说什么？”

洛桑说：“我没胡说，我可以再发誓！”

酒友丹增说：“你就别再发誓了，你再发誓他们也不相信。”

洛桑说：“为什么？”

酒友丹增说：“就因为咱们是酒鬼。”

洛桑生气地说：“哼，不相信就算了。”

山羊胡子笑了，眼神里带着一点嘲讽的意思，说：“你真是没

耐心的人，我正要想办法让他们相信呢。既然你自己都没有耐心了，那就没这个必要了。”

其他人也用嘲笑的眼神望着他。

洛桑对酒友丹增说：“这些人真没劲，他们不相信就算了。”

酒友丹增说：“是，没必要跟这些没见识的人斤斤计较。”

洛桑想了想说：“走，咱俩去嘛呢堆那里转转看。”

酒友丹增的样子有点不愿意，但又无奈地跟着他走了。

人们从后面看着他俩的背影，笑。

他俩往嘛呢堆那边走时，几只羊在前面慢吞吞地大摇大摆地走着，也不理他俩。

快到嘛呢堆旁边时，一只羊停下来往一块嘛呢石上撒尿。

洛桑看见，跑过去踢了那羊一脚，嘴里骂：“这末法时代，连这些畜生也不懂得敬崇佛法了！这些该堕入地狱的畜生，竟敢在神圣的嘛呢石上撒尿！”

那只羊挨了洛桑一脚，有点莫名其妙，回头瞪了一眼洛桑，继续撒着尿摇摇晃晃地向前走去了。尿液在后面的土路上形成一种奇怪的图案，引起洛桑的各种联想。

几只羊在前面停下来，回头看那羊，似乎在笑那只羊。

酒友丹增看着那情形也哈哈地笑起来。

洛桑拿起那块嘛呢石看了看，用袖口擦掉上面羊的尿液，骂道：“你看看，这刻石老人不在了，这些畜生也开始欺负这些神圣的石头了！”

那块嘛呢石上刻着一尊佛像，很庄严的样子。

洛桑用袖口再次擦了擦那块嘛呢石，放在了旁边的嘛呢堆上，双手合十敬了个礼，脸上露出了笑。

酒友丹增的脸上也露出了笑，看着洛桑笑。

那几只羊早已摇摇晃晃地走远了。

他俩到了平常刻石老人刻嘛呢石的地方。那里空荡荡的，像是什么也没存在过一样。

刻石老人的死其实也有点突然，谁也没有预料到。

刻石老人的死是放羊娃最早发现的。他说他那天把自己的羊群赶出羊圈，从嘛呢堆旁边的那条小路经过时，就觉得空气里有一种和平时不一样的气息。他当时辨不清是什么气息，继续往前走。他说他后来看见刻石老人靠在一面嘛呢石墙上，像是睡着了。羊群经过他身边时他也一动不动。他说他当时就觉得刻石老人已经死了。他说他记得他母亲死的时候也是这么一副样子，靠在院子里的那堵墙上，一动也不动。他还说他马上就嗅到了弥漫在空气中的那种死亡的气息。他说他清楚地记得他母亲死的时候空气中也弥漫着这样一种气息。

刻石老人没有子女，没有亲戚，村里人为他办了后事，简单而又庄重。寺院里的活佛还亲自过来为他念了超度的经。

那天，洛桑没有喝酒，他在刻石老人刻过的那些石头中找着什么。

他的酒友丹增也没有喝酒，问他：“你在找什么？”

洛桑说：“没什么。”

后来，他从那些石头堆中拿起一块石头仔细地看，酒友丹增又问：“那是什么？”

洛桑说：“这是我让他刻的嘛呢石，可惜没有刻完，只刻了两个字。”

酒友丹增问：“什么？”

洛桑说：“其实不是我让他刻的，是我那死去的阿妈要让他刻的。”

酒友丹增过来，看了看洛桑的脸，又看了看那石头说：“你到底在说什么？”

洛桑叹了口气说：“唉，十几天前，我阿妈托梦给我，说一定要让刻石老人为她刻一块六字真言的嘛呢石。”

酒友丹增说：“噢，原来是这样，那现在没办法了，咱们这儿没有别人能刻嘛呢石了。”

洛桑说：“唉，其实也不是我那死去的阿妈要这样一块嘛呢石的，是我那死去的阿爸要这样一块嘛呢石的。我那死去的阿妈有几次在梦里对我说，我那死去的酒鬼阿爸老是来烦她，说他死的时候连请几个喇嘛念几天经的待遇也没有，真是悲哀。我死去的阿妈说当时家里条件有限，再加上十分痛恨他，就没做什么法事，现在想想心里也实在过意不去，就让我请刻石老人为我死去的阿爸刻一块六字真言的嘛呢石。”

酒友丹增目瞪口呆地看着他说：“你这也太复杂了吧？”

洛桑说：“不复杂，就这样，可惜没有刻完。”

酒友丹增保持着原来的样子。

洛桑也不理他，把那块没有刻完的嘛呢石放在了旁边的嘛呢堆上。

这会儿，他从地上捡起了那块嘛呢石。他有点恍惚，他明明记得他是把这块嘛呢石放在嘛呢堆上的，怎么现在就到地上了呢？他也